

漫談「人間與聯副」

李永熾



從世界史眼光來看，二十世紀也許是社會變動最迅速的一個世界。社會結構從前一世紀的資產階層社會轉變為本世紀的大眾社會；文化結構也從前一世紀的資產階層文化轉換為大眾文化。在前一世紀，文化大抵自成兩個集團，一為以資產階層為主的高級文化（貴族文化）；一為由民衆自享的民俗藝術，兩者之溝通，因文化感覺各不相同，而呈斷絕現象。至於一般文化史所呈的面貌大抵只限於高級文化。然而，自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由於科技發展，民主政治普及，工人勢力強大，資產階級勢力已大不如前一世紀，再加上人口集中於都市，人羣的土地歸屬感遂日益淡薄，而跟機械和辦公桌的關係却日趨密切。這種人口漸居總人口的大多數，以這些人口為中心的大眾社會於焉成立。

構成大眾社會的主要成員（工人與新中間階層），既沒有前世紀資產階層的豪富，亦無農民階層的紮實，而且工作又過於機械化，乏味無趣，加上生活上的鬭爭激烈，所以除了集團式的連帶感之外，平居生活大都呈現疏離而斷絕的自我主義現象（如所謂「My Home」主義），但在心理上為突破工作與生活的乏味，大都喜好新奇、冒險。這種大眾社會所形成的的大眾文化，既缺乏高級文化的純粹與藝術性，也沒有民俗藝術的樸實，却具有相當強烈的變易性。

在這種強烈的社會變遷之下，貴族式高級文化與民俗藝術的自律性逐漸衰落而崩潰；自我形成的文化感覺也日益消失，代之而起的則是由上而下商品文化的强行推銷。而商品文化亦一如工業產品，由文化企業家把持，以新奇，矯俗來攫取羣衆的心，文化產品

遂隨羣衆的胃口而轉移，文化老闆的道德性與自律性大有日趨泯滅之虞。

臺灣近年來的文化發展，大致也隨着工業發展而朝此一方向，所謂「製造新聞」就是最明顯的表徵。報紙副刊的表現（沒有時代感覺的除外）也不離此一軌跡，已漸由以前的「文學性」轉移到目前的「大眾性」。大體而言，在臺灣比較能與民衆感覺相連繫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報當中，時報的「人間」副刊似較聯合副刊早日踏上大眾文化之途。「人間」的「外太空」熱潮掙脫了以前的文學性，開啓了大眾化之路。聯合副刊自林海音到馬各大抵都堅持着副刊文學化之原則，佳作頗多，自馬各卸編後，聯副也不甘落後，逐漸邁上大眾化路線，但格調似乎不如「人間」。

大眾社會裏的羣衆喜好奇，有窺伺的癖好，因而文化企業家也須毫無原則地迎合羣衆心理，而講求由上而下的推銷術與刊載內幕小說。在這一點上，「人間」也比聯副早着先鞭。人間副刊的變化多端與克拉克蓋博等內幕小說的刊載就是明證。

當然，大眾社會並非只一味追逐新奇。新奇只不

過是讓羣衆暫且遺忘社會的孤獨感而已，並不能滿足他們的文化感覺。他們離開土地，面對機器與辦公桌，自有一份淒絕感。爲衝決此一淒絕感，他們有參與社會的對外衝動，也有回歸大地的內在衝動。對外衝動基因於社會的正義感，希望藉熱情的自主社會活動（而非公式性質的社會活動），使社會脫離不公而趨於公正。這種外在的欲求絕非粉飾所能消除，却往往可藉藝術文化活動予以淨化而暫時解脫。至於內在的衝動，大都源自生於斯的大地同屬感，黃春明反諷式的處理都市與鄉土之斷絕感即是這種內在衝動的最佳表現。

基此內外衝動原理以觀「人間」和「聯副」，「人間」在過去表現似乎優於「聯副」。「人間」的報導文學與社會寫實文學頗能掌握住此現象。但是，大眾社會中大衆所處的情境，「人間」和「聯副」皆未充分顯示其成果。在日本，源氏鶏太與城山三郎等描寫公司職員的小說，正是工業化成果下人間世界的一種面貌，也充分顯露大衆在工業社會中孤獨掙扎的處境。這種現象在臺灣必然也同樣存在。但「人間」與「聯副」却極少觸及。其實，公司職員隸屬大眾社

會中的新中間階層，而他們的生活情境則是大眾文化的典型。如果說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是物質上的貧困，那末，新中間階層則可說是精神上的貧困，而精神上的貧困往往是內部糾葛的根源。

社會是一個整體，因而大眾社會也自有其整體意識，此整體意識表現在文化上則為整體的文化感覺。此一文化感覺有其內向性與外向性，兩者的比重當然有所不同。內向性的文化感覺也許可分為歷史感覺與現實感覺。換言之，內向性是空間與時間在本土上的交會。歷史感覺屬於時間層面，亦即由過去演變發展而來，因而了解過去自屬重要。在這一點上，「人間」似在有意無意之間觸及了此類問題，如「神話與傳說」「專欄」「詩詞閒話」專欄等；「聯副」在這一方面就不明晰。另外，「人間」的「傳統與現代化座談會」似乎也屬於此一範疇。現實感覺屬於空間層面，亦即以本土的現實狀況為依歸，兩大報副刊的文學作品及座談會大都屬於此一範圍。就「人間」與「聯副」而觀，現實感覺均濃於歷史感覺。

在觸及歷史感覺與現實感覺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座談會的舉辦。座談會有兩種形式，一是做為專家

學者交換意見的場所，藉此可深化問題探討的層次；一是做為社會各階層呈示其立場的場所，藉此可溝通彼此的心意，進而互相了解。在日本，從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開始，座談會極為盛行，他們有着重歷史感覺的戰後史對談集、戰後思想史對談集等，也有着重視現實感覺的座談會。後者幾乎所有報章雜誌都經常舉行。在臺灣，副刊上最先出現座談會的大概是「人間」，這可說是一大創舉，而且極有價值。但也許是初創的緣故，「人間」副刊的座談會剛開始時並不出色，譬如「傳統與現代化座談會」就似乎過於着重概念的敘述，對近三十年來臺灣現代化的現實處境缺乏明晰的解析，以致歷史感覺與現實感覺都相當貧乏，這或許是因為參與座談會的人員以海外學人居多所致，而座談會主持人又無法真正掌握現實情況。至於其後的「中國功夫文武會」就比較進步了，至少主持人翱翔較能控制場面，導出話題。聯副也踵繼「人間」之後舉辦「第三類接觸」等座談會。「第三類接觸」就參與人員而言，似乎着重在各階層的心意溝通上，然而就其成果而言，因無主題，又缺乏主持人，談來散漫無章，而且標榜「意外的意外」，令人費解。不過把

教授、歌星、藝術家、政治家拉在一起，倒是很符合大眾社會追逐新奇的意向。如果不僅只爲「意外的意外」（這就很新奇！），而能有明顯的主題，倒是很有提倡的。

三人以上的座談會，主持人非常重要，因爲參與座談會的人員，立場不可能完全相同，對問題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座談時很可能會糾纏在某一個問題，彼此爭持。這時，主持人便須轉移話題，避免浪費時間。爲此，主持人事先必須有全盤準備。中國人大都寬宏大量，這類現象也許不會發生。

如前所述，整體的文化感覺除內向性之外，還有其外向性，亦即有參與世界文化的欲求，由是而產生

出世界感覺。認知國際社會，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即源自此一世界感覺。大體而言，「人間」和「聯副」都非常缺乏世界感覺，這從它們絕少刊登關係文化動態與翻譯小說可以看出來。

不過，「人間」與「聯副」似已充分受到大眾社會的衝擊，追求新奇、滿足羣衆欲求，已成爲這兩大報副刊的主要方向。就此一形態而言，「人間」開其端，而「聯副」踵繼其後。文化雖然變成了商品，大眾成了被強迫的文化消費者，但我們仍然希望「人間」和「聯副」能够逐漸建立起自覺的文化自律性，將大眾文化的品質逐漸提高。

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商震秋